

萧乾

李辉 著

江苏文艺出版社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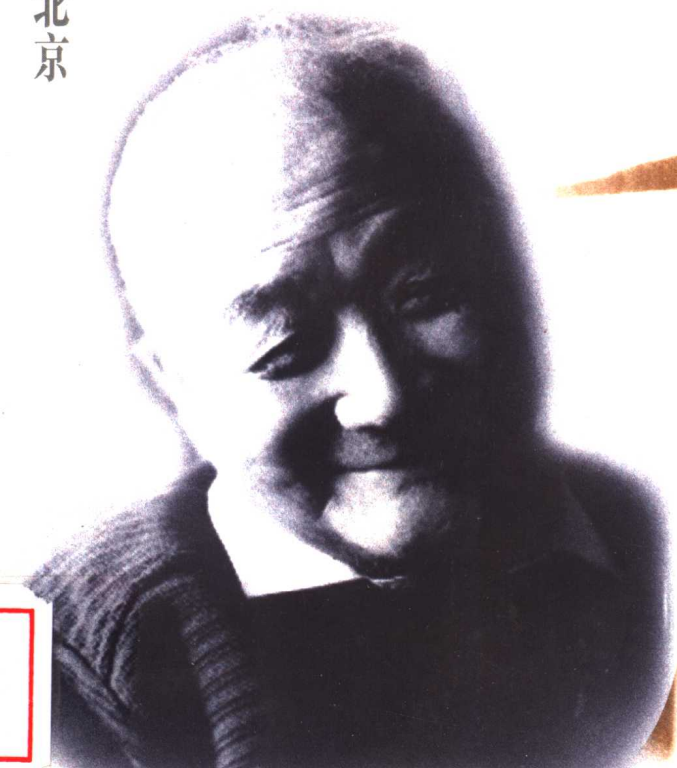
传

「得写出味儿来」

「我的副业是沟通土洋」

萧乾 本名萧秉乾

一九一〇年一月廿七日生于北京



萧 乾

江苏文艺出版社

(苏)新登字 007 号

萧乾传

作 者: 李 辉

责任编辑: 虞善国

出版发行: 江苏文艺出版社 (邮政编码: 210009)

经 销: 江苏省新华书店

印 刷 者: 淮海印刷厂

850×1168毫米 1/32 印张 11.875 插页 6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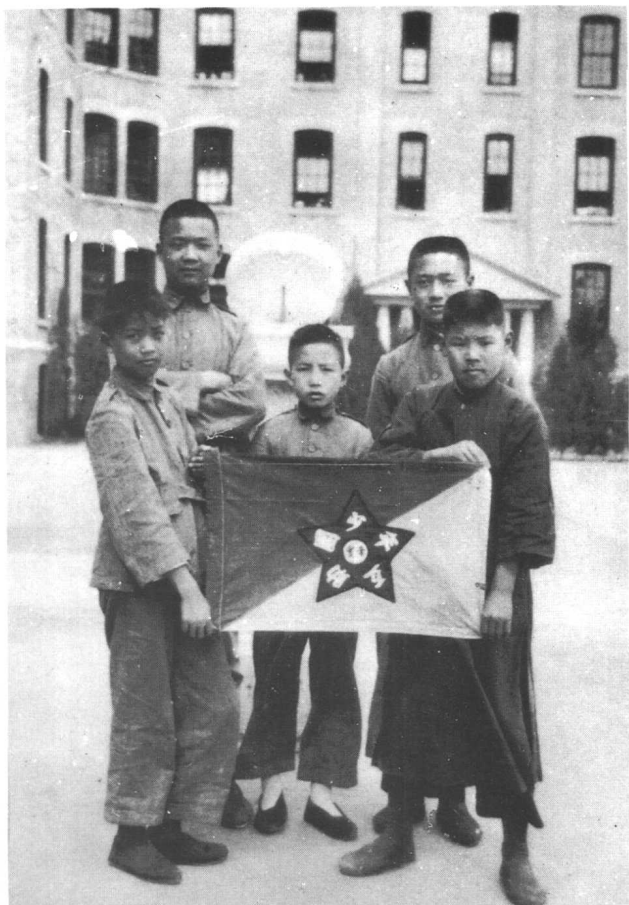
1993年9月第1版 1996年3月第2次印刷

字数: 240,000 印数: 1500~11565册

标准书号: ISBN 7-5399-0542-5/I · 521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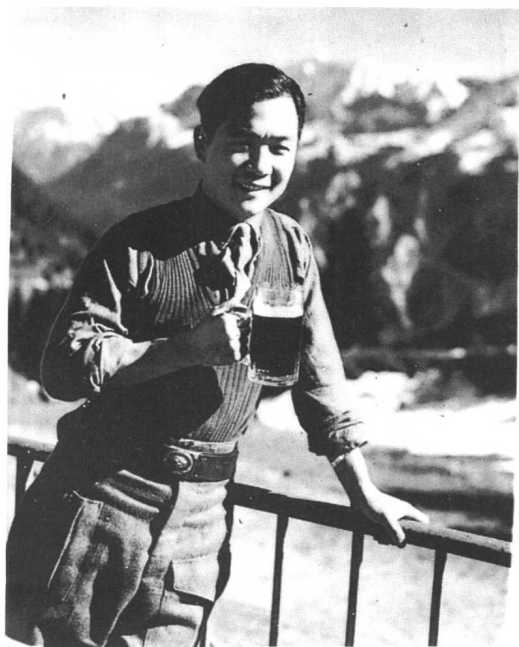
定 价: 16.00元

(江苏文艺版图书凡印刷、装订错误可随时向承印厂调换)



1926年，萧乾（后排左）
在崇实中学组织“少年互助团”。

0A243/5



作为战地记者的萧乾。



1946 年秋，萧乾与格温在北海公园。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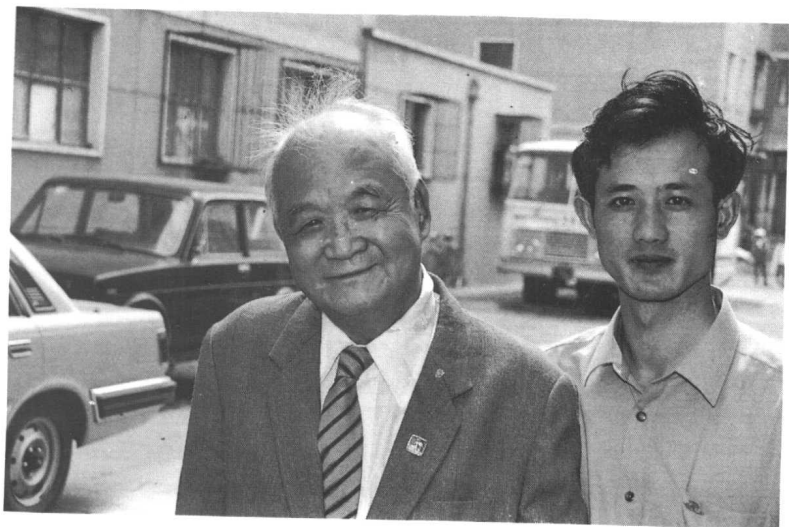
萧乾和文洁若
1954 年在北京。



1986 年，萧乾和
文洁若出访美国



1990 年，萧乾和冰心。



1990 年，萧乾和本书作者。

序

冰 心

李辉要我为他写的《萧乾传》作序。提起萧乾这个名字，我不禁微笑了，他是最熟悉的人了！我说“人”，因为我不能把他说是我的“朋友”，他实在是我的一个“弟弟”。七十多年以前，在他只比我的书桌高一个头的时候，我就认识他了，他是我的小弟冰季（为楫）在北京崇实小学的同班好友，他的学名叫萧秉乾。关于他们的笑话很多，我只记得那时北京刚有了有轨电车，他们觉得十分新奇，就每人去买了一张车票，大该是可以走到尽头的吧。他们上了车，脚不着地的紧紧相捱坐着，车声隆隆中，看车窗外两旁的店铺、行人都很快地向后面倒退，同时他们悬空的小腿也摇晃得厉害！他们怕被电车“电”着，只坐了一站，就赶紧跳下车来，到家一说，我们都笑得前仰后合！从那时起，他一直没有同我断过联系，他对我就像对亲姐姐一样，什么事都向我“无保留”地“汇报”。他说，“大姐，我又怎么怎么了。”干得出色的，我就夸他两句，干得差点的，我就说他两句。这种对话，彼此心中都不留痕迹，而彼此间的情谊，却每次地加深。他是我的孩子们的“饼干舅舅”，因为他给我的信末，总是写“弟秉乾”。孩子们不知道这“乾”字是“乾

坤”的“乾”(音前),而念做“乾净”的“乾”(音甘)。所以每逢他来了,孩子们就围上去叫“饼干舅舅”。他们觉得这样叫很“亲昵”,至今还不改口!

“饼干”这个人,我深深地知道他。他是个多才多艺的人,在文学创作上,他是个多面手,他会创作,会翻译,会评论,会报道……像他这样的什么都来一手的作家,在现代中国文坛上是罕见的。

我又深深地理解他,他是一个热爱祖国、热爱人民的人。他从青年时代,就到过海外许多国家,以他的才干,在哪个国家都可以很舒服,很富裕地生活下去,但他却毅然地抛弃了国外的一切,回到他热爱的祖国来“住门洞”,当“臭老九”,还遭到其它的厄运,这一切读者在《萧乾传》中都可看到,我就不必多谈了。

他和冰季同年,也比我小十岁,今年也是八十岁的人了,凭他为祖国、为人民做的那些好事,他的晚景过得很趁心,我十分为他欢喜,但想到能同我一齐欢喜而向他祝贺的,他的小友冰季,却已在六年前抑郁地逝世了,这时我的眼泪就止不住地滚了下来,因为我想起龚定庵的四句诗,“今朝无风雪,我泪浩为雪,莫怪浩如雪,人生思幼日”!

1990年6月28日浓阴之晨

序

(与老年人相对)

张辛欣

李辉的勇气真不小，我的胆子也实在太大。

以而立之年划线，他在线下，我在线上，做什么都合适，偏偏，他为一个还在世的老人写起文学传记来，而那老人自己的文字，在文字中自己表达的自己，都正是如此的精彩！我呢，居然应了作序——

生平头一次。头一次就为一位一辈子从事文学工作的老人的文学传记作序。

恰恰，最怕的是老年人。怕老年人的学问，怕老年人的经历，怕老年人无所不包的意容，怕到见了心里尊敬的老年人的面，就远远地逃窜到一边去；再不，便以嬉皮笑脸代替恭恭敬敬。因为见了太多的恭恭敬敬装着孙子背后的不屑，觉着，嬉皮笑脸，总好过真假难辨的恭敬。自以为吧，老年人若以为少年得老，认栽便是。

和老年人之间隔着太多的东西。

跟萧乾老师有过一次较量哩，是在一份杂志上。笔谈妇女职业、爱情、婚姻的矛盾。参加笔谈的是四位之多，一位舞蹈家和她的丈夫，代表着动律的和谐，我以切身的感受认定，无法调和！对这几方面同时怀着追求，就只有总在不安宁中渴望平衡；萧乾老师潇潇洒洒地歌颂着妇女解放、议论着男女平等。我心里说，上了年纪的人就剩了一片心平气和！

真见着萧乾老师，是为演出他翻译的挪威戏剧家易卜生的《培尔·金特》。先是读《培尔·金特》，读得撼然。对易卜生有了全新的崇拜，对翻译家萧乾老师的形象也大惊，能把《培尔·金特》介绍过来，首先是能识“培尔·金特”这人物形象的人，得具备一颗对这世界狂追不舍的想象力和体力，天真、野性、复杂，可能堕落，但又有宗教感的灵魂！

后来去他家做客，他送了几本书给我，其中一本是《梦之谷》。静夜便读，读出一颗少年人多梦、多愁的灵魂。又是一惊。

及到更熟了，读他的《海外行踪》。读出一个不带地图在这世上走的年轻人，每每对着书格格地独自乐，乐着，对照着自己的人生旅行。

早已认定，和老年人的相识与交谈，都只有在他们的书中。在流转的时日中偶然面面对，仍然只有嬉皮笑脸的抵挡。

于是，从来也没有当面问问萧乾老师的身世，更不要说细谈、深论什么了。敢？！

这个冬天，对我来说，照样是紧张而又寂寞的。紧张寂寞之外，又添了安眠药也不起作用的失眠。夜间，写累了，便赶读李辉《萧乾传》的手稿。这传，将我在萧乾老师自己的书中直悟

的他，变成一连串活动画面中的“他”；自然，我知道了一些我不知道的事情，关于他的，和他有关的别人的，那些人各自的命运走向，通过这一个人的传也叫人默想良久。想得更多的，还是传中萧乾。通过“传”，我揣度这个隔代的，同样活生生的人的奋斗、徘徊、苦闷、挣扎。我既看重这个人的奋斗，看重他在机遇到来之前的准备和当机立断的见识；也企图透过这“传”，揣度一颗灵魂的曲折历程。对指引我来说，更重要的是后者。由此便想到文学传记的写法。这“传”，大约是李辉一半心中，一半笔下的萧乾老师。李辉也不容易。为上一辈人写传，总是敬仰表达得更多，对人物素材的分析藏在其中，藏得也许不得不含蓄，而又对素材的占有太多惊喜，喜得忙于呈现各位著名的文学人物；而在对个人情感经历的描绘之外，他倒有分析，这分析也许还很合乎许许多多正派的人，包括萧乾老师自己的看法。但我竟以为，人生哪有那么多直线？曲线也是难说的，萧乾老师终于遇上洁若老师，已是培尔重逢索尔维格的戏剧式人生了，令人羡慕！自然，这是在我眼中读出的意思。

其实，无论如何真实地描绘，再现当时的社会、心理氛围的文学人物传记，也不可能是“忠实”、“客观”的。传记中的人物，总是笔者眼中的。写出来，印成书，又是读者眼中的人物，又带了另外的联想因而加入另外的色彩。这里边，有多少萧乾？有多少李辉？有多少我？又有多少将要读这传的你加添或减去的成分？

我知道，萧乾老师不同意写他的传，甚至断然拒绝看这份传的手稿。老年人也怕哩？

谁不怕什么呢！

和萧乾老师也算是熟了，快活的时候，便跟他吹吹牛。反

正想，老人不把小人怪。他也总是笑眯眯地听着。一日，吹牛时告诉他，写了一篇文章，其中有一段用了少年时代读的英国散文家兰姆姐弟的《莎士比亚故事集》中的一点东西，说那话，不免藏着几分过目不忘，更要紧的是会用人家的作品的自得！萧乾老师只说了一句：“噢，那是我译的。”于是，又送我一套中英文对照的！道谢了，心里鞠了大大一躬，代表了我小的时候。

待到读他一段小文章，《改正之后》，讲到知识分子写作时的自律，我便无话，想：你少年得意也罢，失意也罢，总共几日？人家受磨难久久，久久！走的路曲折得比这“传”描得更复杂，在得到平反之后，人在自省心灵、笔下习惯的自我禁锢。我呢？低头问心，问得惊心！

得感谢李辉对我的信任，给我一个机会理解老一辈人，理解我的同辈。

目 录

冰 心序		1
张辛欣序		3
第一章	流浪少年	1
第二章	南国初恋	14
第三章	走上文坛	28
第四章	文艺沙龙	53
第五章	报界驰骋	69
第六章	初次安家	78
第七章	初恋梦寻	91
第八章	香港情变	111
第九章	初到英伦	133
第十章	雾都轰炸	149
第十一章	断线风筝	168
第十二章	负笈剑桥	182
第十三章	随军记者	195
第十四章	挺进莱茵	210

第十五章	美国重逢	226
第十六章	情系故土	241
第十七章	瑞士凭吊	256
第十八章	十字路口	272
第十九章	反右风暴	288
第二十章	文革磨难	304
第二十一章	劫后余生	321
附录一	萧乾年谱	339
附录二	萧乾著译目录	353
代后记		
李辉	难以重叠的重叠——萧乾印象素描	357

第一章 流浪少年

1

1928年，冬天。夜色笼罩着北京城。

雍和宫一带街道上，静静的，人影稀落。黯淡的路灯，在夜风里闪动着发黄的微光，将偶尔从它下面闪过的人影，投在石子铺就的路面上。已是十一月的天气，寒冷一天天逼近，威胁着人们。灰蒙蒙的房屋，在夜里，平添出许多寒意。

一个十七、八岁模样的少年，夹着一个蓝色布包，无目的地在街头徜徉。他走在成贤街上，由西往东，脚尖不时踢起路上的石子。石子蹦跳着，在地面滚动，先发出一声清脆音响，然后嘶哑地呻吟，一声低一声地停止滚动，转入沉寂。一块高大的石碑立在路旁，少年本能地看了一眼。过去他常常路过这里，每次都要仔细地端详一番。石碑上面刻着满文、汉文的告示，提醒人们这里是国子监，必须下马步行通过。他抬起头，夜

色中，孔庙飞檐的影子依稀可见。然而，今天，他毫无兴致欣赏这一切。白天被学校开除了，一个孤儿，只顾漫无目的地在街巷里晃悠。

少年顺大街往南走。在夜色里他走着，似乎永远也走不出这黑夜的悲哀。寒冷、饥饿、恐惧紧紧把他包围。他走着。

秉乾在崇实学校读中学。今天下午，他被叫到校长室。校长胖得出奇，灰色的中山装裹着臃肿的身子，衣服上佩一枚青天白日徽章，阴险地盯住他，手里扬着一封信。“你看这是什么？”

秉乾心里一紧。他发现那是他给一位同学的信。

“你在日记里骂我们是吃教的，现在又骂我们是走狗！这还了得！”校长气呼呼地嚷道。

看他恼羞成怒的样子，秉乾反产生一种快感，随之却是疑惑：为什么他一年前是张作霖的侦缉队队长的把兄弟，现在又成了国民党党部的委员。他更不明白，北伐胜利了还受监督？

“五四运动”后，十四、五岁的秉乾受四堂兄的同学的影响和介绍，参加了C. Y，成为学生中政治活动的积极分子。他组织一个互助团，又参加几所学校学生组成的十人通信团。当革命家，对幼小的他，多么具有吸引力！然而，1927年，因赤色分子的罪名，他被两个便衣抓进侦缉队。后经四堂嫂——一个由美国来的教徒，找一位美国校长求情，这才将他放回，但仍被软禁在校园里，限制他的活动。直到今年，1928年6月，张作霖被蒋、冯、阎、李的联军击败，逃出北京，在皇姑屯又被日本人炸死，秉乾这才恢复了自由。他重新参加了通信团，又担任了学校学生会主席和校刊主编，谁知没多久，他就遇到了这件事。

秉乾没有慌张，在他的观念中，现在的北平应该不同于张